

融媒体策划

扫码浏览「人民陆军」公众号相关视频

扫码了解「喀喇昆仑卫士」公众号相关故事

策划人语

又是一个关于遇见的故事。这一次,我们遇见的是一抹绿意。绿色,代表着生机与希望。在遥远的边关哨所,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,有一种绿,悄无声息地扎下根来。

祖国西陲,塔斯提边防连,绿树成荫,每年六月,清凉爽逸。此刻,杨絮漫天飘飞,一排排挺拔的白杨,傲然屹立在连队前哨班——“小白杨哨所”旁。

这里,山是光秃秃的,远方是连绵的、沉默的山野。唯有营区一片绿色镶嵌在戈壁墙上。

“一棵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……”扎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,开枝散叶,小白杨用“蓬勃向上”回报滋养它的土地。

它们高大挺拔,由内至外散发着一股桀骜与力量。为戈壁披上绿衣,用成长守望边疆,这就是“小白杨哨所”的小白杨。

今天,在这个因一首军歌闻名于世的西陲边关哨所,《小白杨》不只是小白杨。

它扎根在戈壁荒漠,以它的生存方式诠释着顽强和坚韧。蓦然间,我们发现,哨哨官兵身上的绿色迷彩,就像这些白杨树的枝条——于是,一群军人和一棵棵白杨树,让坚守成为一种永恒。

一种遇见。一位新战士遇见他的“小白杨”。

一种坚守。一群官兵策马巡逻边关的剪影。

一种交心。老兵王克怀(左)与杨柯熙(右)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一种诗意。巡逻归来,一名战士坐在旷野枯树上凝望远方。

一种情怀。一名战士向着远方的哨所敬礼。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遇见“小白杨”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

采访手记

远眺我的哨所,我的家。

遇见,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2013年12月,18岁的杨柯熙来到塔斯提边防连当兵。在祖国的西北边陲,这位“95后”遇见了一首“陌生的歌”。

那天,塔斯提雪花飞舞。送新兵下连的军绿色卡车,抛锚数次才到达连队前哨班小白杨哨所。“从车窗望出去,整个世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”7年过去了,杨柯熙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,“除了老兵身上迷彩服星星点点的绿色,四周再没有其他色彩。”

下车的时候,连队广播里飘来一首歌:“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……”这是杨柯熙第一次遇见《小白杨》。

歌词随着优美的旋律,一点点流淌至杨柯熙的耳朵。“好听,但此前从未听过。”那时候,杨柯熙最喜欢的歌还是郑源的《包容》。

电话里,和父母说起《小白杨》这首歌,杨柯熙惊讶地发现,父母随口都能哼唱。没想到这首“陌生的歌”,父母竟然如此熟悉。这位“95后”士兵不知道,这首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曲,堪称一个时代的流行歌。

“原来《小白杨》这首歌,曾经这么流行!”感慨之余,杨柯熙觉得自己真是幸运。多年以前,年轻时候的父母遇见这首《小白杨》,歌声里的“北疆”对于他们而言,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。多年以后的今天,他却来到了小白杨哨所——一代流行歌曲诞生的地方。

那一刻,杨柯熙没想到,遇见的这首歌,不仅拉近了与父母的空间距离,还压缩了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。那一刻,杨柯熙和许多新兵一样,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哨所的那棵小白杨。

真正站在歌中那棵小白杨树下,再听《小白杨》,杨柯熙突然明白:原来,“穿越”是不需要想象力的。只需要一首歌,那个年代就会浮现在眼前——

1982年,塔斯提边防连前哨班战士程富胜回家乡伊犁探亲。听到哨所周边的恶劣环境时,母亲泪流满面。程富胜返回时,母亲把自家培育的10多棵白杨树苗交给他,再三叮嘱:“一定要种活这些树苗,让白杨树陪伴你守卫好祖国边防”。

见到程富胜背回的树苗,战友们甭提有多高兴。哨所周围多为沙砾石子,土质碱性大,下了岗哨的战士轮流把黑土从10多公里外背回哨所;方圆5公里没有水源,战士们每天从几公里外背水回来浇灌小白杨……在大伙精心呵护下,最终有1棵小白杨活了下来。

第二年,作家梁上泉得知这个故事十分感动。不久,由他作词,士心作曲的歌曲《小白杨》诞生了。经歌唱家阎维文公开演唱,这首歌曲唱响军营内外。前哨班从此改名为“小白杨哨所”。

图①:在喜欢嘻哈音乐的杨柯熙看来,《小白杨》的旋律有着别样的悠扬婉转;图②:哨哨7年间,杨柯熙用笔记录成长,日记写了好几本;图③:7月1日,哨所的白杨树前,每个人都讲述了一段自己成长的故事。

熊振翔摄

“小白杨”不仅是一首歌,更是回家的方向

《小白杨》诞生30年之后,杨柯熙在那棵白杨树下完成了新兵宣誓。“塔斯提缺水,即使是生命力顽强的白杨树想在这里活下来,也要把根扎得深一些。”杨柯熙记住了时任指导员袁泰康的话:“你现在已经成为连队授称的‘第44代小白杨传人’,希望你也可以在边防扎下根来。”

“《小白杨》不仅是一首歌,更是回家的方向。”真正明白“扎根”的含义,杨柯熙却是从听懂老兵时海军的这句话开始的。

那年冬天,塔斯提的风雪如约而至。早上九点,小白杨哨所的天刚蒙蒙亮,时海军带着杨柯熙等3个新兵冒着大雪,踏上了边防连。

“塔斯提的冬天,可怕的不是大雪,而是伴随大雪的风,我们叫它‘风吹雪’。”杨柯熙一行4人在返回时迷了路,突然刮起的大风让唯一的路也被大雪覆盖。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,没人知道大雪覆盖之下隐藏着什么危险。

风雪中,老班长时海军第一反应就是找白杨树。他知道,那是他们回家的方向。

“看,我们连队种的白杨树就在前面,马上就到家了,大家再坚持一下。”寒风携着雪花扑面而来,时海军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拉着其他人,4个人手拉手向白杨树的方向前进。

“小白杨,小白杨,也穿绿军装,同我一起守边防……”此时,距离他们出发已经超过12个小时,杨柯熙想起了第一次遇见《小白杨》时那个风雪山天。在他的脑海中,风雪中的白杨树和边防军人身影再一次发生了重叠。

塔斯提的冬天很漫长,但再漫长的寒冬也会过去。今年4月,小白杨抽出了新芽。在小白杨哨所已经待了7年的杨柯熙,手已经变得和白杨树皮一样粗糙。现在,他经常带着新兵巡逻,每次路过当年迷路的那个地方,他都会拿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小白杨,告诉身边的新兵,那是他们回家的方向……

遇见“小白杨”,就是遇见一种生命力

对于小白杨哨所官兵来说,每个人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“天空部队”的绿茵赛场

■本期观察 陈秋任

盛夏,雪山脚下,西藏军区某旅合成二营在此驻训。

这里海拔4700多米,官兵们笑称自己是“驻守天空的部队”。

“出门一片山,四处无人烟;白天兵看兵,晚上看星星;进门8个铺,铺铺连成线……”

细品官兵们自编的“顺口溜”,野外驻训点的荒凉寂寞可见一斑。

碧空如洗时,转眼黄沙漫天;黑云压顶时,顷刻风雪呼啸……雪域高原之上,四季转换,只需一天便可体会个遍。

然而,在这个荒凉的驻训点上,有一个绿草茵茵的足球场,给官兵带来诸多快乐,让这里充满蓬勃生机。

“我们这儿,大概是全中国海拔最高的足球场了吧。”营长罗意的一句玩笑话,透着这位守防16年老兵发自内心的自豪。的确,在海拔4700米的雪山脚下驻训,一个不大的足球场,承载着官兵们在训练执勤之余“满满的幸福感”。

当然,海拔4700多米的足球场,笔者也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能在高原边关看到这满眼的青翠,笔者内心瞬间满满感动。

远处是连绵雪山,眼前的色彩却是——黄土黄沙黄石头……在这里驻训的日子,“单调”是不少战友介绍自己训练生活时使用的“高频词”。

就这样,那抹绿茵仿佛有魔力一般,成为节假日、紧张训练生活之余,官兵们关注的焦点。罗意说:“脚踩在草坪上都是一种享受。”

踢球、打篮球……各类趣味活动一个接一个,营区总是热热闹闹。这方绿茵足球场就像苍苍雪域镶嵌着的一块翡翠,成为官兵们快乐奔跑、释放压力的场所。

此刻,看着大家黝黑、透着高原红的脸庞上绽放笑容,笔者心生感叹——这常人无法理解的简单的快乐,在高原边关却又是如此朴素、真挚。

其实,这片绿茵是由“人工草皮”制成的。由于驻训点环境艰苦,为了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,上级决定在这个驻训点建设一片绿色活动场所,定期组织体育活动。

每逢节假日,“足球友谊赛”是官兵们的“保留节目”。

几周前,官兵们举行了一场高海拔足球赛。这场比赛因参赛人员较多、过程激烈,被官兵们津津乐道。“因为海拔高,足球场上队员们的每一次触球、盘带、射门、扑救,都要比在平原上消耗更多体力。”球队队长钟凤雏说。

这里,氧气含量低、紫外线辐射高……“高”“低”之间,这群快乐奔跑的男子汉,笑得特别开心。这一刻没有人在意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,因为在这里守防的官兵们,要想扎下根来,首先要适应这里的环境。

因为高原缺氧,他们中有人嘴唇发紫、指甲凹陷。目睹足球场上这一幕,笔者瞬间懂得生命禁区的“蓬勃向上”为何令人感动,在雪域高原的绿色为何代表着生命与昂扬。

进入盛夏,每天下午,这里都有“例行”风沙侵袭。大风卷起沙土,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不过,官兵们训练热情丝毫不减。

在雪域高原书写“绿茵传奇”,官兵们苦中作乐,深刻悟出了戍守边关的意义——

营长罗意说:“每天清晨的升旗仪式,总能让大家找到坚守的价值。”

某连指导员吴文涛说:“双脚踏上祖国的边防线,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。”

下士吕春说:“我站立的地方是祖国,我为我的坚守自豪。”

当这些话语,与眼前的环境交融于同一维度时,高原军人的忠诚与奉献,让笔者热泪盈眶。

记得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里许三多曾说:“活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。”

是的,在戍边军人眼中,这片绿茵球场,就是生机盎然的绿洲,是生命禁区的倔强与不屈,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,是“我以青春献祖国”的理想,是“归来仍是少年”的岁月华光。

致敬“天空部队”!致敬官兵们在雪域高原书写的绿茵传奇!

上图:6月27日,一场绿茵足球友谊赛后,官兵们合影。

吕春摄